

拍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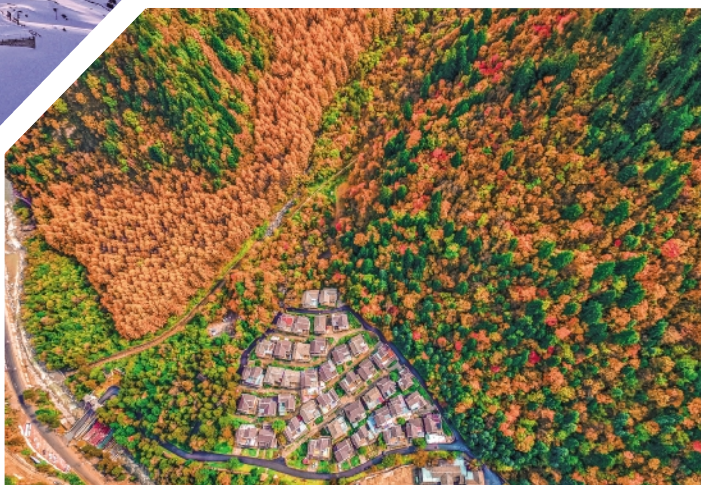


雪山碧水遇彩林

冯庄 摄



阿坝州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承载地，孕育出一批世界级生态旅游名片。黑水县立足 3000 平方公里彩林景观带这一核心资源，持续建设“冰川彩林”生态文化品牌，继续发布“春花、秋叶、夏凉、冬雪”等生态旅游指数，不断擦亮生态旅游康养金字招牌，加快推动优质生态资源实现更高质量保护、更高价值转化。



2026 年四川省生态旅游节开幕

□本报记者 冯庄 文 / 图



10 月 28 日，2026 年四川省生态旅游节在阿坝州黑水县开幕。

开幕式上，四川省林学会推出了以雪山彩林和红叶康养为主题的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同时，结合即将到来的秋假，推介了涵盖自然风光、生态体验、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户外运动五大类共 79 个生态旅游目的地。针对秋季出游需求，活动期间还将正式发布 2026 年四川省红叶彩林观赏指数，为游客规划行程、选择观赏时段和地点提供指引。

国家高度重视林草生态资源转化，同步推进林草资源保护利用。2025 年，全国生态旅游游客量达 31.17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生态旅游产业年产值超万亿元。作为全国林草资源大省，四川林草面积占全省面积 74.7%，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区域。2024 年，四川在全国率先启动森林“四库”建设，生态旅游厚积薄发；2025 年，全省生态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2200 亿元，生态“美丽颜值”正加快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价值。

本届生态旅游节由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阿坝州政府共同主办，以“天赐天府·净土阿坝”为主题。其间，还举行了生态文明成果展、“天府 183·漫步彩林间”2026 年全民健身活动、群众非遗展演等活动。

岁月沉香

『挑挑匠』挑来的乡间烟火

胡晓勇

过去，在我的老家川东北仪陇县，常年活跃着一群挑着担子走村串户的生意人。他们一根扁担、两个箩筐，一头挑着货物，一头挑着生计；他们穿梭在乡村院落，收破烂、换商品，人们称之为“挑挑匠”。他们就是乡村里最活跃的“流动小集市”。

这些“挑挑匠”基本都是外地人，多是青壮年男子，扁担上挑的是缸、碗、盘等陶器，一家一户需要的生活器皿基本都有。年龄稍大，主要是收废旧物品，家里不用的废铜废铁、旧书旧报等，他们都收。这些人常年在外奔波，个个能吃苦，性格也温和厚道。他们的普通话说得得不标准，但听着格外亲切。

那时候的农村，以物换物是老百姓最常用的交易方式。尤其是每年秋收结束，稻谷晒干归仓后，家家户户有余粮了，就是“挑挑匠”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们挑着沉甸甸的陶器家什，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挨家挨户地转，边走边扯开嗓子吆喝。“换碗哦，粮食换碗哦！”……那一声声调子拖得很长，穿透力也十分强，大老远都听得见，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乡村声响。

村民一旦听到这熟悉的吆喝声，要是家里缺什么家什，就会主动来到院坝里喊住他们。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达成共识后，便用家里的粮食来换取所需的产品。要是正好碰上吃饭时，村民都十分朴实厚道，大多会主动招呼“挑挑匠”进屋，喝一杯热茶、吃一顿热饭。这些举动，常常令这些“挑挑匠”感激不尽。

时至今日，我最忘不了的还是小时候的一件事。当年母亲特意攒了一些稻谷，换取了两口大大的陶缸。这种土陶缸厚实坚固，密封性很好，用来装粮食，不怕发霉。母亲当时一边用帕子擦拭着缸身，一边对我说：“今后等你和弟弟长大成家后，兄弟俩一人一口，免得说亏欠。”遗憾的是，父母离世后，这两口承载着母亲心意的老陶缸，我们不舍地送给了亲戚。时隔多年，每当我去亲戚家，看见那两口陶缸还完好无损，依旧用来盛装粮食。每次看见它们，心里就五味杂陈，仿佛一下子又看见了父母当年的样子，温暖又让人难忘。

除了换陶器的声音，村里还有那些收废旧的吆喝声：“收……废铜废铁、收……旧书旧报……”调子高低起伏、朗朗上口，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农村人书读得少，旧书旧报并不多，但坏掉的铁锅、不用的锄头、老旧的犁耙等铁器却不少。这些东西扔掉可惜，留着也没多大用，于是，人们便把这些废旧物品换成钱，补贴家用。

当然，那时有些小孩子十分调皮，趁着邻居家没人，偷偷把人家堆放在外面的金属器械拿去卖给“挑挑匠”，换点零花钱买零食吃。一旦被主人发现，原本不起眼的小事，立刻就会闹得沸沸扬扬，邻里之间拌嘴吵架，心生隔阂，平淡的乡村日子，也常常因为这些小事泛起细碎的波澜。

后来，随着城镇化的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户搬到城里居住，那些常年走村串户的“挑挑匠”便没了生意，也就慢慢不见了踪影。

现在静下心来回想才明白，当年大受欢迎的以物换物，根本不是图什么便利，是外地来的“挑挑匠”和朴实的农村人互相迁就、各取所需，硬生生摸索出来的法子。现在我把这些零散的记忆记录下来，只是想留住那时农村最真实、最朴素的烟火模样。

如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不愁吃、不愁穿，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那些回荡在乡间的吆喝声、带着温度的老瓷器、邻里之间的朴实善意，还有属于乡村的独特记忆，一直深深地藏在心底，温暖又珍贵，值得一辈子珍藏。

（作者系四川省南充市贸促会副会长，南充市作协会员）

时光记忆

布鞋上的故乡路

周基琴

故乡土路的泥，总嵌在千层底细密的针脚里。

我在乡下长大。乡下人很少买成品鞋，一家人穿的鞋子，基本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秋收结束，农活清闲不少，每到冬夜，母亲便搬来小木凳，坐在堂屋那盏昏黄电灯下做鞋。冬日屋内寒气重，就算守着炭炉，她的双手依旧冻得通红。纳上几针，就抬手对着指尖哈几口热气，暖和片刻，继续手里的活。

做布鞋工序烦琐。先要打格槽，母亲把家里穿旧、洗得发白的棉布衣物拆开，一块块理平，调配好面糊，一层一层刷在布面上，叠着糊在木板上。糊好的格槽要放到屋檐下通风阴干，不能暴晒，否则布料会发硬，容易开裂。完全干透后揭下来，厚实平整，是纳鞋底最合适的材料。

母亲挑选布料会优先选干净的旧布，面糊也要反复调试，只为鞋底贴合脚掌，穿着不硌脚、不磨脚。

格槽干透后，母亲拿旧鞋底比照剪出鞋样，逐层叠加棉布，堆到半指厚度，再用白布条包好边缘，鞋底才算规整。纳鞋底十分费力，十几层棉布叠在一起，粗针很难扎透。

母亲的拇指常年戴着那枚磨旧发亮的顶针，在纳鞋底时，她用顶针顶住针尾，慢慢将粗针推进格槽，低下头用牙咬住针头，用力向外拔出。棉线来回拉扯，安静的堂屋里，只听见针线摩擦的沙沙声响。

针尖锋利，稍不留神就会扎破手指。我好几次看见母亲猛地缩回手，指尖渗出细小的血珠。我劝她停下来歇一歇，可母亲只是笑笑：“没事，这点小伤，做多就习惯了。”随手扯一块碎布擦去血迹，手上的活没有停，低头继续纳鞋底。母亲说趁着夜里安静，多缝几针，等降温了，我就能穿上暖和的棉鞋。

那时候我年纪小，看母亲穿针引线，以为做鞋不算难事，便缠着母亲，想要亲自试一试。母亲拗不过我，便把那枚旧顶针套在我的大拇指上，递来针线。顶针比较大，戴在我的手上来回晃荡。我用力把针尖抵在厚实的格槽上，使劲向前推，布料坚硬如铁，一下、两下、三下，怎么也扎不进去。手一滑，针尖直接戳进指头，一阵刺痛袭来，我下意识地缩回手。

母亲看着我，轻声说道：“丫头，这针线活看着简单，不好做吧，还要不要再试了？”我脸一下子涨红，连忙摇头：“不了了，妈，这活我做不了，我可不想让其他手指也戳出小洞。”一边说一边褪下手上的顶针递给了母亲。

年少在家乡，我穿着母亲做的布鞋四处窜，田间地头，乡村小道，全都留下了我奔跑的脚印。遇上阴雨天，土路泥泞不堪，黄泥容易卡在鞋底的缝隙之中。回到家，母亲找来刷子，把布鞋泡在水里，一点一点刷净纹路里的泥土，晒干了之后，又能继续穿。

后来去了镇上学，班里同学大多穿着商店售卖的鞋。家境好些的女孩，脚上是小皮鞋，样式轻巧，款式新颖。我穿着布鞋走在校园的水泥路上，经常引来同学的目光，有人打趣布鞋样式土气，我没争辩，只要鞋子合脚舒服就够了。

成家立业后，随着生活越来越好，鞋柜也添置了不少鞋，运动鞋、皮鞋、休闲鞋，各种类型款式都有，只是找不回当初那种温热。我常在城市宽阔的柏油路上来回穿梭，马路看着平坦，走得久了，心里反倒空落落的，再也没有年少时千层底贴在脚底那种踏实感。

偶尔低头看看脚下的鞋，当年踩在故乡泥土上的记忆，就会浮现出来。

（作者系安徽省合肥市诗词学会会员、肥西县作家协会会员）

